

● 宋子然 著

中國古書校讀法



已

蜀

書

社

● 宋子然 著
刘兴均 协编

中國古書
讀法



巴蜀書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书校读法/宋子然编著. —2版. —成都:巴蜀书社, 2003.9

ISBN 7-80659-466-3

I. 中... II. 宋... III. 汉语-古代 IV. 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614 号

责任编辑:黄云生

封面设计:李文金

责任校对:潘 锦

中国古书校读法

宋子然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360 千

2003 年 9 月第二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466-3/H·54

定价:38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古书校读，是一种阅读古书的方法，任何一个阅读古书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

我们阅读古书，总希望领会古人的原意。而古人的原意，即古书的真义，多已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比如，古书在长期的流传抄刻中，文字的错、脱、倒、衍在所难免；后代的许多注释，也并不是全都可信。清代的俞樾曾经在他的《古书疑义举例·序》中说过：“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簍也”意思是说，古书的真貌和真义随着历史的变迁，往往变得面目全非。因此，清扫这些历史的尘埃，恢复古书的真貌，寻求古书的真义，就成了一些学者们的专业工作（如古书注释、古籍校勘等）；而寻常读书人，每当展卷案头，也免不了弹尘拂灰之劳。这正如鉴别商品，除了商检人员而外，一般人也需要具备一点识别其真伪优劣的常识。

本书旨在研究前修和时贤的校读成果，归纳一些具体的读书方法，从而帮助古书阅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古书，并能够发现古书的讹谬，求得古书的真义。

面对传统文化，寻求古书真义是最基本的工作，然后才谈得上继承、发扬或者批判。

愿这本书能够有益于读者，也希望读者对本书的错误不吝指正。

宋子然

1994年8月于四川师范大学

目 录

修订版前言·····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校读法·····	(2)
第二节 古书为什么要校读·····	(7)
第三节 古书如何校读·····	(23)
第一章 辨认文字·····	(31)
第一节 了解古书文字特点·····	(31)
(一) 古书中的文字特点 ·····	(31)
(二) 不可妄改古书文字 ·····	(61)
第二节 发现古书文字讹误·····	(75)
(一) 古书中的文字讹误现象 ·····	(76)
(二) 如何发现古书中的文字讹误 ·····	(82)
(三) 如何撰写校读札记 ·····	(97)
第二章 审度声音·····	(119)
第一节 了解古书中的音韵特点·····	(119)

(一) 古今声、韵、调之异同	(122)
(二) 关于反切的一般常识	(132)
(三) 关于双声、叠韵的常识	(138)
(四) 关于韵文的韵例	(148)
第二节 发现古书中的音韵错误	(157)
(一) 古书古注中的音韵错误现象	(157)
(二) 如何发现古书古注中的音韵错误	(171)
(三) 如何证成校读结论	(180)
第三章 训解词义	(193)
第一节 古书古注中的词汇特点	(193)
(一) 古书中的词汇特点	(193)
(二) 古注中的词语特点	(229)
第二节 如何训解古书词义	(244)
(一) 联系形、音而求义	(245)
(二) 随文释义	(253)
(三) 利用他书而证义	(258)
第三节 古注中的训解错误	(268)
(一) 不明音韵致误	(268)
(二) 不明字形致误	(269)
(三) 不明语法致误	(270)
(四) 不明修辞致误	(275)
(五) 不明句读致误	(277)
(六) 不明文义致误	(279)
(七) 不明社会历史背景而致误	(282)
第四章 分析语法	(285)

第一节 了解文言语法常识·····	(286)
(一) 古代汉语的词序 ·····	(286)
(二) 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	(292)
(三) 古代汉语的被动句 ·····	(295)
(四) 古代学者的语法观念 ·····	(297)
第二节 古书校读中的语法分析·····	(310)
(一) 语法分析与古书校读的关系 ·····	(310)
(二) 不明语法而致校读失误例 ·····	(313)
(三) 用语法分析发现讹误解开疑难 ·····	(321)
第五章 探究修辞·····	(325)
第一节 古书修辞涉及文字,不可视作字误·····	(327)
第二节 古书修辞涉及音韵,不可视作声误·····	(331)
第三节 古书修辞涉及词汇,不可视作义误·····	(335)
第四节 古书修辞涉及语法,不可视作文误·····	(341)
(一) 修辞涉及构词 ·····	(341)
(二) 修辞涉及词序 ·····	(346)
(三) 修辞涉及省略 ·····	(350)
第六章 考证名物·····	(357)
第一节 古书校读与名物考证·····	(357)
(一) 何为“名物” ·····	(357)
(二) 有关名物训诂的著述 ·····	(359)
(三) 古书校读与名物考证的关系 ·····	(368)
第二节 校读方法在名物考证中的运用·····	(372)
(一) 古书中名物失真举例 ·····	(372)
(二) 运用校读法恢复名物之真义 ·····	(380)

第七章 断句标点	(407)
第一节 标点断句与古书校读	(407)
(一) 句读与标点	(407)
(二) 文言断句标点与校读古书的关系	(412)
第二节 古书误断误标的成因	(415)
(一) 误断之成因	(415)
(二) 误标之成因	(426)
第三节 如何匡正古书断句标点之误	(429)
(一) 订衍脱	(429)
(二) 勘讹误	(434)
(三) 明通假	(442)
(四) 辨章法	(444)
第八章 推求义理	(450)
第一节 义理推求是古书校读的一项综合工程	(450)
(一) “离经辨志”与推求义理.....	(450)
(二) 前人推求义理的实践与理论建树	(455)
(三) 推求义理的基本条件及要求	(463)
第二节 义理推求失当现象及其原因	(469)
(一) 强经以就我	(469)
(二) 以字妨经	(471)
(三) 不察衍脱	(473)
(四) 断句失误	(474)
(五) 析章不当	(475)
(六) 以讹传讹	(476)
(七) 缘词生训	(478)

(八) 沿误为释	(480)
(九) 臆断妄改	(482)
第三节 古书校读中的义理推求	(484)
(一) 融贯上下, 观照全篇	(484)
(二) 参校互文异文, 订正讹误	(487)
(三) 钩稽古史, 系联文化	(490)
(四) 因声求义, 以明通假	(492)
后 记	(495)

绪 论

读古书有法，古今论说者很多；至于“校读”一法，历代学者运用的很多，但是研究者甚少。因此，校读成果，灿然于世，远者如郑玄注《周礼》、笺《毛诗》，近者如蒋礼鸿解释敦煌变文字义；小者如子夏校正“三豕涉河”，大者如王念孙所撰《读书杂志》。然而前人有校读之举，但未归纳校读之法。后人但知其成果，不知其何以成其果。现代以来，虽然有几种关于校读法的论著问世，也有不少人推崇这种读书方法，但是就其界说与内容而言，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是含混的；就其研究状况与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对这种方法的研究，至今仍属寂寥。也就是说“古书校读法”作为一种科学的读书方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立。

本书旨在研究前人校读方法，总结前人校读经验，从而归纳校读条例，设立校读步骤，使校读法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科学，更好地为古书的阅读与教学、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服务。

下面先谈谈校读的名义、校读的功用和校读的方法。

第一节 什么是校读法

对“校读”二字的理解，至今尚无定论成说。这表现在现行的一些关于校读法的专书和论文中，有的虽然名为“校读”，但所谈的内容不一致；有的虽然内容基本相同，但提法又有区别。这种名义上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将“校读”二字分而释之，即“校”指校勘，“读”指读书。胡朴安、张舜徽是其代表。如胡氏《古书校读法·序》云：

校读古书采取之方法，不在分类，在于能得古书之真。古书之真有二：一版本之真，一著作者之真，略言之，前者谓之“校”，后者谓之“读”^①。

胡氏这本书题名为“校读法”，全书内容分为“论校书法”和“论读书法”两部分，即可以说明作者对“校读”二字的理解。张书名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也是将“校读”二字分解并述的，如其序云：“读书又必首先注意校书”，书中的内容也主要列了“关于校书”和“关于读书”两部分^②。

第二种情况是将“校读”二字合为一法，但是实质上视同“校勘”。从这种角度来理解的人比较普遍，如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其中有“书用校读例”一节，就是将“校读”当作一种读书方法。但是仔细寻味他对“校读”二字的理解，实质上指

① 胡朴安《古书校读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②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的是“校勘”，只不过是“不用‘怨家相对’的有校无讎罢了，如他说：

其法将如何？李善《文选·魏都赋》“讎校篆”注引《风俗通》云：“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是可知书之贵校读，固以得其谬误为主。惟称之为讎校者，非仅为一人事，盖一持本，一读书，竟如人之有怨讎者然。其法如此。但今第为读书计，既不必名为专家，亦无须两人相对，苟有志诵习古书，古书不能无误，要不可不用校读之法^①。

孙氏的意思指的是一个“校讎”法，即他下文所介绍的“校书必多备副本”、“莫善于以经校经，以子校子”之类，只不过是“一人行二人之事而已”。孙氏所谓校读的目的在于诵习古书、发古书之谬，是正确的；但他所谈的方法仍等同于校勘。赵振铎先生在为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的《读书杂志》写的弁言中也提到了“校读”二字，他说：“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是继他的《广雅疏证》之后写成的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又说：“王念孙校勘古籍有他自己的特点。”^② 通观弁言全文，赵先生似乎也是将“校读”与“校勘”相提并论的。

第三种情况是以“校”字为名，行“校读”之实。如清代于鬯的《香草校书》是其例。这本书虽然名为“校书”，实际上是在比对材料，训解词义，创获颇多，与《读书杂志》相类似。

① 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北京中国书店，1984。

② 见《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以上三种分歧情况，说明历来学术界所谈的古书“校读”，其概念是模糊的，它与校勘、训诂有密切的联系，但与校勘和训诂又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人们似乎觉得它不能与校勘和训诂相提并论，但是至今人们还没有赋予它一个独立而且完整的概念。

事实上，我国学术史上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校读古书的工作，而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如上面提到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的注释群经，“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其于经字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之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以己说为补正。”^① 这些工作不可能用现在校正文字错误的狭义的“校勘”二字去概括。郑氏精于经学和小学，他比对异文、定夺是非，与其说是校勘群经，不如说是校读群经。其后如颜师古的《汉书注》、《匡谬正俗》，“发明拨正，度越曩哲”^②，发展了校读之法。又如朱熹的《昌黎先生集考异》，对宋代方崧卿撰《韩集举正》中的误校之处加以纠正，其手段不离校勘，其内容又大似训诂，如他在序中所说：“悉考众本之异同，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③ 这本书应该说是校读的成果，不能划入校勘学的范围。又如南宋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一书，对校记中的错误加以归类分析，也属校读一流。后如明刘绩《管子补注》，于旧解颇有匡正，在训诂、校勘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九经误字》《五经异同》《石经考》，惠栋的《九经古义》，戴震的《毛郑诗考异》《诗经补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段玉裁

① 见段玉裁《经义杂记序》，载《经韵楼集》卷八，清道光刊本。

② 王先谦《前汉书补注叙例》，中华书局。

③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诸子平议》，于鬯的《香草校书》等等，都是校读古书的卓越成果，不能仅仅视为对古书的校勘。现当代以来，如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周祖谟的《方言校笺》，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项楚的《王梵志诗校辑匡补》，等等，在整理古籍时，既校正文字，又发明新义，所以都没有单以“校”或“校勘”名书者。以上所举，旨在说明我国学术界早有校读古书之实，惜乎未确立古书校读之名与法。

就其名实而论，校读与校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这里所说的校勘，是指狭义的现在通行的“校勘”概念，即专指校正古籍中的字句错误的工作；至于西汉刘向、宋代郑樵、清代章学诚以及近人张舜徽所从事、研究的校雠工作，涉及面较广，属于广义的校勘，今也称文献学。我们认为校读与校勘的不同之点是：第一、校勘的目的，在于订正古书的一字一句，以恢复古书之真貌；校读的目的，在于辨正古书的一字一句，以恢复古书之真义。第二、校勘重在校，而校读重在读。第三、校勘发现的是错字、脱字、衍文、错简等现象，而校读发现的是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问题。第四、校勘出校记，重在指出异同，或者认定结论；而校读出札记，重在指出致误之由，刊改错误，尤需引据论证，发前人所未发。第五、校勘成果一般名为“校”或“校勘”，而校读成果的命名多为“杂志”、“考异”、“考证”、“校笺”、“匡补”之类。以上五点，已可证校读不能与校勘相混同。

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在名称和内容上的分合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因此，为了承认和适应客观现实，促进某学科

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对校读法应该加以“正名”。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书校读这一工作古已有之，但它在名义上还是模糊的，它作为一种读书方法，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归纳和整理。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书校读法在名称和内容上的不准确性，例如余嘉锡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北京各大学讲《古籍校读法》，其内容却是介绍古书的一般体例（该讲义四卷的内容是：一、案著录，二、明体例，三、论编次，四、辨附益），后来将书名改为《古书通例》印行于世。这说明余氏已经意识到他的“校读法”名实难符。再比较前面提到的胡朴安的《古书校读法》和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二书，其内容皆不一致，这都说明“古书校读法”的正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是运用古书校读法所产生的一部典范性专著，而校勘学者却把它纳入推理校勘的成果。所谓推理校勘，除了运用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手段而外，更多的是以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知识去订正书中的错误，说明错误的由来，这种方法被校勘学界认为是最危险，也是最高妙的方法。其实，所谓推理校勘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古书校读，现代校勘学将推理校勘纳入其中，也是因为古书校读法一直没有独立所造成的。胡适曾经说：推理校勘“不是校勘学的正轨”^①，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涉及到校勘与校读在名义上的离合问题。更何况，在清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高邮王氏四种名著，岂但是校勘一门的伟绩呢？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对古书校读法作如下的理解：古书校读是一种读书方法，其法是依本书之句例，寻一书之义理，得书中的谬误；或参

^① 说载《国学季刊》四卷三期。

校他书相关的互文、异文，综合判断，以求其正确的理解。这项工作，既要有校勘学所具有的精密方法、确凿证据，又需具备探求义理、分析章句的古文献阅读功力，是校勘方法在古代汉语学习中的推广应用。

第二节 古书为什么要校读

古书经过传写，由于时久地远，讹误难免。或是失其真貌，或是失其真义。失其真貌，则必需加以校勘；失去真义，则有赖于校读。王念孙概括古书致误之由有二：“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① 细分起来，古书致误之由约有以下数端：

一、文字变化

汉字记录汉语，中国古代文化有赖汉字而保存至今。然而汉字的形体自殷商的甲骨文到今天通行的楷书，经历了多次的变化。由于书写材料的不同，可以造成汉字辨认的错误，如远古的汉字被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稍后又刻在铜器和石头上，后来才写在简竹、缣帛和纸上，现代更输入电脑和荧屏上；其书写的工具又有刀、手、漆、墨之异。因此，数千年来，汉字一经传写翻印，总难免于错讹。再如形体的演变，历经甲骨文、金文、籀文、战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和行书，其间态势有改革，笔画有简繁，形近而讹者不绝于篇。

^① 见《读书杂志·读淮南子杂志书后》。